

翻譯皆自在—— 專訪文學譯者維絲

文：胡迪

在澳門堅持文學創作不易，堅持文學翻譯就更不易了。澳門出版的文學翻譯類書籍怎麼也不算多，澳門故事協會也許是唯一堅持出版這方面書籍的民間出版社，而上一間這類型的出版社則要追溯到 30 至 40 年代的慈幼印書館。

澳門一直以來都是中西文化的交匯點，但是在文學翻譯方面卻比較薄弱，所幸的是還有一小群澳門人專注此事，維絲小姐就是近年比較突出的一位。她一直以來都在無償參與澳門故事協會的詩歌翻譯計劃。經過數年的訓練，由她個人進行



翻譯的詩集年底將由該會出版。今期“文創天地”向讀者介紹維絲在澳門進行文學翻譯的甘苦。

近年澳門的中英文學譯者，都出自於澳門大學英文系。該系老師客遠文教授訓練出一批優秀的譯者，不僅將澳門詩歌翻譯成外文，亦將世界各地的詩歌翻譯成中文，而維絲就在此列。她回想起自己的經歷：“在澳門，文學翻譯的同好很少，閱讀群體也不大，無法以此謀生，畢業後要堅持下去真的十分困難。老師和同好的鼓勵的確十分重要。”

閱讀文學的人口比較少，一直以來限制著澳門文學的發展，那麼翻譯給誰看，就成為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。談到這一點，她說：“在澳門，譯者不能過於執著這個問題，譯作的流傳也很難預料。有一次參加外地的文學活動，有一位觀眾走過來告訴我，她讀過我的譯作，讓我十分驚訝！”

維絲自己也寫詩，中英文都有，那麼詩歌翻譯有沒有對她的創作產生影響呢？她覺得，“影響肯定有，但是也不是那麼容易說得清楚的。有時候，影響這個概念可以很模糊。例如，有些人會覺得，凡是客遠文的學生，都受到他的影響。我覺得‘Yes and No’。我想，學生固然受到老師在文學閱讀和理解方面的啟發，但是這種影響未必發生在創作風格上。我翻譯過客遠文的詩，但是我自己的創作完全沒有他的影子。”

說到文學影響，她的談興很高，她接著說：“譯者和作家之間，有時會產生文字上的感應，有時卻不會，有點像中國人概念裡的‘緣分’。如果產生了感應，那麼翻譯就有可能把譯者某方面的潛力帶出來，豐富譯者自己的文字創作。我覺得，文學風格的影響應該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談的，而不是看人際關係，但是人際關係在中國人的想法中有點像上帝，或許因此就給‘影響’增添了幾分神秘的意味。”

維絲不僅在澳門出版和發表譯作，她的作品還刊登在內地和香港的文學雜誌上，例如香港詩人飲江詩作的英譯就刊登過在香港《聲韻詩刊》上。



她認為，譯者不應該把自己限制在某一地域，翻譯的精神就是跨越，何不將其加以發揮！從澳門跨越到香港，從中文跨越到英文，從維絲跨越到飲江，地理、語言和人際這三個層面產生了交流。在維絲看來，由翻譯產生的文化交流，顯然不僅僅停留在紙面上。

最近維絲將會發表兩本譯作，都是中譯英，分別是本澳詩人賀綾聲的詩集《所有悲哀是眼睛，喜歡光》以及內地詩人蘇淺的詩集《是什麼沒有了》。她覺得自己更喜歡中譯英，而不是英譯中，因為“中譯英的冒險成分更大。”她接著說：“雖然我在生活上並不是喜歡冒險的人，但是我希望在文學翻譯上可以有多一些自由和空間，也許能改變一下我的性格。但是我也不抗拒英譯中，近期將會開始翻譯加拿大女詩人 Alice Major 的作品。”



文學翻譯的讀者往往十分挑剔。懂得兩門語言的讀者會找錯處，不懂其中一門語言的讀者也會評說譯得好不好。維絲對此直言不諱：“翻譯上的錯誤，本身就是很難界定的。在翻譯過程中，我會犯錯，但是也會盡量和作者溝通，改正過來。錯誤會讓我成為更好的譯者。不犯錯，我才擔心呢。”

最後，維絲用了一個精當的比喻：“翻譯就像西西弗斯推石頭，這種作業很荒誕，就像我們每天不斷循環的生活。它不會產生那種客觀、絕對的意義，但是它對西西弗斯自己卻意義重大。翻譯皆自在，不用在意別人的眼光。”

